

半个多世纪，全球销量已超过五亿册。钱德勒的作品被翻译成三十余种语言，畅销世界。

湖底女人

The Lady in the Lake

硬汉私家侦探小说

[美] 雷蒙德·钱德勒 著
Raymond Chandler
持健 译



我是马洛，有那么点坏，又有那么点正义，还有许多无奈和幽默，更有使不完的智慧。但愿你们喜欢我，就像你们喜欢福尔摩斯一样。

群众出版社



湖底女人

The Lady in the Lake

[美] 雷蒙德·钱德勒 著

Raymond Chandler

持 健 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湖底女人/[美] 钱德勒著; 持健译. - 北京: 群众出版社, 2002.1

(硬汉私家侦探小说)

ISBN 7-5014-2622-8

I. 湖… II. ①钱…②持… III. 侦探小说-美国-现代 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88343 号

图字登记 01-2001-4670

湖底女人

著 者: [美] 雷蒙德·钱德勒

译 者: 持 健

责任编辑: 萧晓红

封面设计: 老 邦

出版发行: 群众出版社 电话: 67633344 转

社 址: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

邮 编: 100078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集惠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

字 数: 197 千字

印 张: 8.875 插页: 2

版 次: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14-2622-8/I·1079

印 数: 00001-10000 册

定 价: 15.00 元

群众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

硬汉私家

侦探小说

1

特莱洛尔大楼从前是在奥列佛街的西侧，接近第四大道的地方，现在也还是在那里。这幢大楼前的走道是用黑白相间的一块块橡胶板块铺成的。现在，他们正在把那些橡胶板块拆下来上交政府。一个面色苍白、没戴帽子，看起来像是大楼管理员的男人在看着他们干活儿，显出一副非常不忍心的样子。

我从他身边走过，经过一条排列着各式商店的走廊，进入了一个非常宽敞的，由黑色和金黄色调装饰的大厅。

吉尔雷恩公司位于七楼的前面，隔着两扇铝合金包边的旋转玻璃门。他们的接待室里铺着中国地毯，墙壁被刷成暗淡的银灰色，家具既难看又做作。

房间里摆放着一些装有底座、清晰闪亮的抽象派雕塑，角落里还有一个高高的三角形的陈列柜，在那些层叠突起的闪光玻璃上面，似乎囊括了世界上所有设计别致的瓶瓶罐罐。那里有一年四季任何场合都适用的护肤品、粉饼、肥皂和卫生间用的清洁水。有的香水被装在又细又长的瓶子里，似乎一口气就可以把它们吹倒。还有的香水被装在色彩柔和的管型小瓶里，外面打着玲珑可爱的蝴蝶结，活像那些上舞蹈课的小姑娘。那最最精华的部分似乎是装在一个矮矮的琥珀瓶子里面

的那一点点朴实无华的样品，它位于人们视野的中心，独占了相当大的空间，上面的标签是：“吉尔雷恩·里盖尔，香水之最。”那是绝对应该一试的上品，一滴下去，犹如甘霖洒满全身。

在远远的一角，一个个子小巧、身材匀称的金发女郎，坐在一个小小的电话接线机后面。她把自己置身于栏杆的后面，仿佛是要远离危险地带。在一张和那些门平行的办公桌后面，坐着一个高个子、黑头发、瘦瘦的女人，她桌子上倾斜的名牌告诉人们，她是“艾德林·弗罗姆赛特小姐”。

她身上穿一件铁灰色的西装，里面是深蓝色的衬衫，系一条稍浅一点的男式领带。她前胸口袋里露出一条折叠着的手帕，那棱角之锐利似乎可以用来切面包。她戴了一条项链，此外周身再无其他首饰。经过打理的、带着一点波浪的黑发从中间分开松散地搭在肩头。她的皮肤呈光滑的乳白色。那对眉毛显得相当的严厉，下面那双黑色的大眼睛，在适当的时间和地点似乎会变得亲热起来。

我把我那张角上不带冲锋枪的简单名片，放在她的办公桌上，请她让我去见戴姆斯·金斯利先生。

她看了一眼那张名片后说：“有预约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没有事先约定的话，想见金斯利先生是很困难的。”

对此我无法争辩。

“您是做什么的，马洛先生？”

“我的职业是私人性质的。”

“我明白了。金斯利先生认识您吗，马洛先生？”

“我想不认识。他可能听说过我，你可以跟他说我是从马

基警官那里来的。”

“金斯利先生认识马基警官吗？”

她把我的名片放在一叠刚刚打好的信件旁边，起身向后靠在椅子上，伸出手来用一支小小的金笔轻轻敲打桌面。

我冲她笑了笑，那个坐在接线机后面的小个子金发女郎竖起她那贝壳状的耳朵，蛮蠢地笑了笑。她看上去非常想开开玩笑，但又不太敢，就像一只初生的小猫，被放置到了一个没人喜欢它的房子里。

“我希望他认识。”我说，“不过，你或许最好去问问他自己。”

大概是为了不至于把手里的那支笔丢在我的脸上，她飞速地写下了三个字母。当她再说话的时候连瞧都没瞧我一眼。

“金斯利先生在开会。我一有机会就会把您的名片交给他的。”

我谢过了她，然后走过去坐到一张铬铁架的皮椅子上。这张椅子坐上去比看上去舒服得多。时间一点一点过去了，房间里一片沉寂，既没有人进来，也没有人出去。弗罗姆赛特小姐用她那漂亮的手指翻看着她的文件，而那只坐在电话接线机后面的“小猫”，无言地窥视着，偶尔发出些声响，并把那电话线接头劈劈啪啪地不断插上去，拔下来。

我点燃了一支香烟，把一个盛着烟灰缸的架子拉到了椅子旁边。时间悄然过去，我观察着这个地方。这样的摆设让人看不出个所以然来。有可能他们是在大把大把地赚钱，也有可能现在正有一个警察在后面的房间里，翘起椅子顶着他们的保险柜。

过了半个小时，抽过了三四支烟之后，弗罗姆赛特小姐桌子后面的那扇门开了。两个男人一边笑着，一边倒退着从房间里出来。另一个人一边不断地与他们说笑着，一边为他们开着门。他们互相热情地握过手后，那两个男人穿过办公室，走了出去。而另一个人脸上的笑容骤然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，那样子就仿佛他这辈子从来就没有笑过似的！他高高的个子，穿着一身灰色西装，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。

“有电话吗？”他盛气凌人地问道。

弗罗姆赛特小姐轻声说：“有位马洛先生来见您，是从马基警官那儿来的。他的职业是私人性质的。”

“没听说过。”这个高大的男人大声说道。他拿起我的名片连看都没看我一眼，就走向他的办公室去了。随着那扇门的关闭，自动关门器发出了“扑、扑”的声响。弗罗姆赛特小姐冲我甜蜜而无奈地微笑了一下，我回给她了一个挑逗的眼神。我又吸了一支香烟，消磨了一会儿，我开始有些喜欢上这间吉尔雷恩公司了。

十分钟之后，那扇门又开了。那个大人物戴着帽子走了出来，大大咧咧地说要去理发。他大步流星地走过那块中国地毯，到了离门还有一半距离的地方，猛地转了个方向朝我坐的地方走了过来。

“是你想见我吗？”他吼道。

他身高大约六尺两寸，身上没什么多余的肥肉。他的眼睛是像石头一样的灰色，里面闪烁着一道道阴冷的寒光。他穿着一件大号的灰色带白条的法兰绒外套，这件衣服穿在他身上十分的笔挺，显露出的那种派头，一看就让人知道，他是个很难相处的人。

“是的。”我站起身来说，“如果您是金斯利先生的话。”

“那你以为我是谁？”

我没搭理他粗鲁的态度，却递给他上面标明我职业的名片。他把名片夹在手掌里，皱着眉头看了看。

“谁是马基？”他气冲冲地问。

“他不过是我认识的一个同事。”

“我不明白。”他说着，回头扫了弗罗姆赛特小姐一眼。她喜欢他看她，非常喜欢。“对于这个人你还能说明点儿什么吗？”

“这个吗……他们管他叫‘紫罗兰马基’。”我说，“因为他爱嚼紫罗兰味的喉片！他是个大个子，有一头柔软的、灰色的头发，可爱的小嘴用来亲小孩儿最合适。最后一次人们见到他的时候，他身着一套整齐的蓝色西装，脚上穿着一双宽头的棕色皮鞋，头上戴一顶灰色汉堡帽，用一支短短的欧石南根烟斗抽着鸦片！”

“我不喜欢你现在这副样子。”金斯利先生说话的声音，严厉得可以把巴西的坚果击碎。

“这没关系。”我说，“我不是靠这副样子吃饭的！”

他倒退了一步，仿佛是我刚才在他鼻子底下放了一条已经死了一个星期的鲭鱼。过了一会儿，他转过身去，头也不回地说：“我只给你三分钟。天晓得我为什么这么做。”

他怒气冲冲地踏着地毯往回走，经过弗罗姆赛特小姐的办公桌到了他自己的办公室门口。他猛地一下把门拽开，使那扇门冲着我的脸打了过来。弗罗姆赛特小姐看到这些显得非常开心，我想我在她那双眼睛中看到了一丝得意的微笑。

2

这是一间典型的私人办公室，窄长的房间阴暗而寂静，屋里装着空调机。窗户是关着的，灰色的百叶窗半合着，把七月的阳光挡在了外面。同样颜色的窗帘和地毯使色调保持了一致。在房间的一角儿，有一个大大的黑白颜色的保险柜，以及一排和它十分相称的矮矮的文件柜。墙上挂着一幅一位老人的巨大的着色相片。他有着一个轮廓清晰的鹰钩鼻子，连鬓胡子；衣领是固定着的，在衣领上面露出的喉结看起来比别人的下巴还坚硬。这幅相片下面的牌子上写着：马修·吉尔雷恩先生，1860～1934。

戴雷斯·金斯利轻快地走到一张大约价值八百元的大班桌后面，在一张高背皮椅上坐了下来。他从一个用黄铜和桃花心木做的盒子里，给自己取了一支雪茄烟，把头剪断后用桌子上的一只硕大的铜制打火机将它点燃。他慢慢地做着这些动作，也不管我急不急。等这一切完成后，他靠在椅背上吐了几口烟，说道：“我是个生意人，不爱兜圈子。你的名片上说你是个持照的侦探，你用什么来向我证明这一点？”

我把钱包拿了出来，把证件递给他。他看过之后隔着桌子把它们丢给了我，那个夹着我的执照影印件的透明塑料夹子掉在了地上，他却没有任何表现出一点儿歉意。

“我不认识马基。”他说，“我认识彼得森警长。我需要一个可靠的人做件事儿，看来你就是那个人了。”

“马基在警察局好莱坞分局工作。”我说，“您可以调查。”

“这不需要。我想你可能行，可是别跟我要心眼儿。记住，我用一个人的时候，这个人就要全心全意地为我效力，要完全按照我的吩咐做事儿，不许多嘴。否则的话，就马上给我走路，明白了吗？希望我对你来说不太难相处。”

“这个问题我们为什么不留着以后再谈呢？”我说。

他皱皱了眉毛，厉声说道：“你想要多少钱？”

“一天二十五块，开销另算，再加上每英里八分钱的油钱。”

“开玩笑。”他说，“这太过分了。全算一块儿，我每天给你十五块钱，这足够了。我会合理地按照市价付给你油钱。可是，不许你开着车去兜风。”

我吐了一口香烟，用手把烟雾驱散开来，什么话也没说。他见我不说话，似乎有些诧异。

他隔着桌子往我面前凑了凑，用他手里的雪茄烟点着我，“我现在还没有正式雇佣你呢。”他说，“可是，如果我一旦雇佣了你，这件工作是要绝对保密的，不许和你那些警察朋友们讲，懂了吗？”

“你究竟想让我做什么，金斯利先生？”

“那又有什么关系，你不是什么活都接的吗？”

“并不是所有的，我只干那些比较正经的活儿。”

他的两眼直视着我，咬着牙，那双灰色的眼睛让人根本无法看出他到底在想什么。

“比如，我不接离婚的活儿。”我说，“对首次合作的客户，

我还需要先收一百块钱的定金。”

“好啦，好啦。”他说话的声音突然缓和了下来。“好啦，好啦。”

“至于你对我来说是不是太难相处……”我说，“大多数客户一开始不是对着我哭哭啼啼，就是给我一个下马威，以便向我说明是他们说了算。但是，到最后，他们大多都很通情达理——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！”

“好，好。”他继续盯着我，用同样缓和的语调说，“你有很多客户没能活下来吗？”

“只要他们对我开诚布公就不会。”我说。

“抽支雪茄吧！”他说。

我拿了一支雪茄，放进了我的口袋里。

“我想让你找到我的妻子。”他说，“她已经失踪一个月了。”

“这没问题。”我说，“我会找到你的妻子的。”

他两只手不停地敲打着桌子，两只眼睛紧紧地盯着我。“我想你会办到的。”他说。然后，他笑了起来，说：“我已经有四年没有听到别人这样对我说话了。”

我没说话。

“他妈的。”他说，“我喜欢你这样，非常喜欢。”他用一只手捋了捋他那厚厚的黑发。“她走了整整一个月了。”他说，“她是从我们在山里面的一幢小别墅走掉的，就在狮峰附近。你知道在哪儿吧？”

我说我知道。

“我们那幢小别墅距附近的村镇有三英里。”他说，“那地方的一部分是在一条私人道路上，在一个与外界隔绝的湖边，

那湖叫小鹿湖。为了改善一下那儿的环境,我们三个人合伙修了一个水坝,我和另外两个人共同拥有那个地方。地盘很大,但没有开发好。当然,一时半会儿也不会有人去开发。我的两个朋友都有房子在那儿,我当然也有一幢小房子。另外,有一个叫比尔·切斯的人和他的老婆免费住在另一幢房子里,照看着那个地方。他是个靠抚恤金生活的残废军人。那儿的情况就是这些了。我太太五月中旬去了那里,中间有两个周末回来过,她本来应该在六月十二日回来参加一个聚会,可是她没有出现。从那儿以后,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她。”

“对此你做了些什么吗?”我问他。

“没有,什么也没做。我甚至还没有到那里去过。”他停下来,等着我向他提问。

我说:“为什么?”

他向后挪了挪椅子,打开了一个锁着的抽屉,从里面拿出一张折叠着的纸递给了我。我把那张纸打开,那是一份电报稿,七月十四日早上九点十九分从艾尔·巴索发出的。收报人是:贝佛利山卡森街 965 号的戴雷斯·金斯利。电文如下:

去墨西哥离婚。将同克里斯结婚。祝你好运。

再见。

克莱丝特尔

我把电报稿放在桌子上,他又递给我一张上了光的大而清晰的照片。

上面是一对男女一起坐在沙滩的一把太阳伞下,那男人穿着短裤,那女人穿着看上去很暴露的白鲨鱼皮游泳衣。她是

个身材苗条的金发女郎，年纪轻轻、相貌娇好，笑容满面。

而那个男人是个身材魁梧，皮肤黝黑的英俊的小伙子。他有着宽阔的肩膀和修长的双腿，一头光滑的黑发和一口洁白的牙齿。那样子像是个标准的六尺高的专门破坏别人婚姻的那种家伙。他那双有力的手臂似乎生来就是用来搂女人的。此人所有的聪明劲儿一览无余地显现在了他那张脸上。此时他手里正拿着一副墨镜冲着镜头老到地微笑着。

“那是克莱斯特尔。”金斯利说，“旁边那个男的就是克里斯·拉佛利。他们俩想好就让他们好去吧。见他们的鬼去吧。”

我把那张照片放在那份电报上面。“好吧，这里面有什么不大对劲的地方吗？”我问。

“那边没有电话。”他说，“他要回来做的那件事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。所以，在我收到这份电报之后也没当回事儿。说实话，这份电报多少有些出乎我的意料，克莱斯特尔和我之间的关系已经冷淡好多年了，她有她的生活方式，我有我的。她自己有很多钱，她从一个家族产业里每年能拿两万块。这份产业在德州拥有很值钱的油田租约。她常在外面鬼混，我知道拉佛利就是她的情夫之一。可当我听说她真的要嫁给他的时候，还是感到有些吃惊，因为这家伙除了整天追逐女人之外，别的事什么也不做。这么看起来，整件事情似乎并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地方，是不是？”

“那后来呢？”

“两个星期过去了，什么也没有发生。后来，圣·伯那迪诺的普莱斯考特饭店找到我说，有一辆派克·克利伯牌轿车停在他们的车库没人认领，注册的车主是克莱斯特尔·格雷森·金斯利，地址是我的。他们问我该怎么办，我让他们把车子

就留在那儿，并寄了张支票给他们。这件事儿也说明不了什么，如果他们是开车去的话，他们也可能开的是拉佛利的车子。但是就在前天，我却在这拐角儿的健身俱乐部遇到了拉佛利。他说他根本就不知道克莱斯特尔在哪里。”

金斯利瞥了我一眼，从桌上拿起了一个瓶子和两只深色的玻璃杯。他倒了两杯酒，把其中一杯推到了我的面前，把他自己手里的那杯酒冲着光亮举着，慢慢地说：“拉佛利说他根本没跟她一起走，并且已经有两个月没见到她了。这期间也从来没和她有过任何联系。”

我说：“你相信他的话吗？”

他点了点头，皱着眉头喝下他手中那杯酒，把杯子推到一边。我尝了一口我那杯酒，是苏格兰威士忌，并不是什么太好的酒。

“我可能不该相信他。”金斯利说，“但这次我信他。并不是因为这家伙值得信任，完全不是。主要是因为他是那种喜欢勾引朋友的老婆，并且还拿来吹牛的下贱的狗崽子。我觉得他会先讨好我，跟我套近乎，然后突然把我老婆拐跑，好让我一栽到底。我了解这帮色狼，对他的所作所为我太清楚了。他曾经在我们这里做过推销，总是出事儿。他从不放过那些办公室的小姐们，况且，还有这份从艾尔·巴索来的电报，我已经告诉了他这份电报的事儿，他还有什么必要撒谎呢？”

“也许是她把他给甩了。”我说，“真是那样，就会伤害到他的致命处——他那自诩天下第一情圣的自尊。”

金斯利的情绪似乎好了一些，但并不明显。他摇了摇头说：“我还是倾向于相信他的话。要是我错了，你得想办法证明这一点。这是我需要你的部分原因。可是，还有一个让我十分

担忧的地方。我有份很好的工作,但也不过是受雇于人罢了!因此,不能有任何影响到我的声誉的事情发生,如果我太太被警察盯上了的话,我就得立刻卷铺盖滚蛋。”

“警察……”

“在我太太的日常活动中,”金斯利冷冷地说,“她偶尔也会顺便在百货商店偷点儿东西。我想这不过是她多喝了几杯之后的某种下意识的举动。可是,每当这种事情发生之后,我们都得到商店的经理部去应付那种颇为尴尬的局面。好在到目前为止,我总算是还能不让他们把事情闹到法庭去。可是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一个没有人认识她的陌生的城市……”他扬起双手重重地拍打了一下桌面——“那么,她有可能会被关进监狱的。不是吗?”

“他们留下过她的指纹吗?”

“没有,她从没有被逮捕过。”他说。

“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有时候,在一些大的百货商店,他们会留下你的指纹作为不起诉的条件。这个办法会使那些初犯感到害怕,还会使他们的保安系统给那些有偷窃癖好的人留下档案。当相同的指纹累积到一定次数的时候,他们就会把你送进监狱。”

“据我所知,没有发生过那样的事情。”他说。

“这个……我想,我们目前几乎用不着从偷东西的角度去考虑这件事情。”我说,“如果她被抓起来,她会被搜查的,即使她在警察局逮捕记录上用了假名字,他们还是可能想办法找到你的。此外,当她发现自己进了监狱,她会想方设法求救的。”我用手指弹了弹那张白底蓝格的电报单。“况且这东西已经有一个月了,如果你所怀疑的那件事儿,真的在那段时间发

生了的话，案子到现在也该结束了。如果是初犯，她会被训斥后缓刑释放的。”

他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酒，借以减轻他的烦恼。“你让我感到好受些了。”他说。

“许多别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。”我说，“可能她确实和拉佛利走了，但后来又和他分手了；也可能她和别人一起走了，而那份电报只不过是个骗局；还有可能是她独自一个人走了或者是和某个女人走了；又或许她由于饮酒太凶，现在正呆在某个私人戒酒中心接受治疗；或者她进了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某个监狱；也说不定她遇到了骗子。”

“天哪！别这么说。”金斯利叫了起来。

“为什么不会呢？你必须把这些可能性都考虑进去。我对金斯利太太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：她年轻、漂亮、大胆、奔放；她酗酒，喝了酒以后会铤而走险；她喜欢找男人，可能会找到她不了解的陌生人，而这个人可能是个骗子。我说的这些对吗？”

他点了点头。“完全正确。”

“她身上有多少钱？”

“她喜欢带很多钱。她有自己的开户银行，自己的帐户，想取多少钱都可以。”

“你们有孩子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你帮她管理她的财务吗？”

他摇了摇头。“她的财务没有什么可管理的——不过是存进支票，取钱来花。她从不拿出一个子儿去投资。她的钱我根本没份儿，如果这是你想知道的。”他停顿了一下又说，“不要